

元 槧 豫 六

一 文 集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雜著

春秋其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惑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此處有誤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爲春秋也尚矣乃今知

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鴈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讎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殘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父也政益衰法益壞秦厲變為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履顛倒夷狄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為夷狄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為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為中國患于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

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待言之不免為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符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使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有其甚高難行之行卓安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孔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

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
註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焉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
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主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
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
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
于毗陵授學經年盡哀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覩也
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郊鄆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致合於
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
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
幾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撥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
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
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
使自求之憂而飮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韋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嘗治一室聚
群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
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章之義泛觀
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章以物爲戒者
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
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拚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嘆曰自孟軻
氏沒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
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潛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
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
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
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龔裘出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行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歌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敗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延平先生答晦翁云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

其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体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處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其氣味尔其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二句乃是体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有養至此氣象俟有地位也

誨子姪文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奕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弩與群小爲伍見士人則逃遁西歎有百貫家子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改以人肉杖之曰爲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五只一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則心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爲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拉汝二人訪諸南鄰萬斛之丈八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鄰萬

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悌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
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
如也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爲而至此也南鄰萬斛丈人曰吾
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詆非罵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姪
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做杜牧示姪聯句又寫范文
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相明之東壁句吾將示之做做寫
于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二十一日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于
壁焉

杜牧曰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富鄭公曰願汝出
門去錦綉歸故鄉 韓魏公曰願汝出門去早早拜貧
郎 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翰林著文章 曾公亮
曰願汝出門去錦綉爲肝腸 陳了齋曰願汝出門
去柱石鎮岩廊 真德秀曰願汝出門去德行重八

方 其後蘇東坡打諢示子蘇迈曰願汝出門去母玷
辱爺娘

羅古人即仲素先生也族有不肖子數人撰此以勉之
况其親子弟乎此見仲素先生仁也故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族人羅綽敬跋

羅仲素先生無書不讀深造聖經之奧旨有志於孝無
志於仕不求人知人自知之遠近之士聞風慕道重跡
而前肩摩而袂厲也予嘗得之誨子弟文藏之以爲家
寶今鏤板以廣其傳幸觀覽者誦其文而究其義師其
言而尊其人爲尊長者勸焉爲子弟者勉焉其有補於
風教豈細也哉傳有之曰君子之言信而有證其先生
之謂乎然則信斯言也宜書諸紳隆興元年六月十五
日左奉議郎致仕賜緋魚袋孫大中敬跋

與陳默堂書

從彥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尤着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錄其書并從彥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詩

觀書有感

靜處觀心塵不染閑中稽古意尤深
居誠程敬應粗會與理休從此外尋

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蕪是非理欲謹於初
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靜定書

示書生

知行踐徑固非艱每在操存養性間
此道悟來隨處見一毫物慾敢相閑

顏樂齋

山染山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
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

顏瓢一味長

邀月臺

矮作垣墻小作臺中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後改云也知鄰闔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

延平先生云羅先生山居詩侗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

者錄去邀月臺詩云云侗見先生出此詩後兩句不甚

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

云也知鄰闔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

正靖康間也

送南劍王守歸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滋風溢劍津解組愔然賦歸去攀轅

無計可留恂

未把陽關二疊吟日將詩句寫離心千尋浩浩縹溪水別恨

不知誰淺深

勉李愿中五首原中以書求道其力作詩五首以勉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

心官不肯思李道以思合四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礼義眼前

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復溥緣何事祇恐

操心近矢人外吾聖人之學中韓佛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

自然無怨恩吾道當無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

林下養疎庸

自述

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真堪笑賴有清風是故人

題一鉢庵

可憐萱草信無憂誰謂山園解結愁欲得寸田斷荆棘只消

挽言溪吳助

室富直儒業門多長者車明經方教子得第已榮家性守仍

知分天然不受奢百生成古昔行路亦咨嗟

寄樂亭用陳默

平生得白首易窮經追相今何在溪流對洞庭

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墻間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踽踽復涼糊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遠門堪
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侯戶千頭橘又黃我醉欲眠
卿且去肯陪俗客語羲皇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十載猶緇京洛塵歸故那復側朝紳君今談笑青油幕我但
魏我烏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濯衣冠寧羨屈原新欲賡孺子
滄浪詠會意須還舍瑟人

題靜亭

鼎創新亭靜更幽四時景象鎮長留端如和氣裏談笑恍若
春風中泳游排闥山供藍色重憑欄水擁壁光浮我來登賞
無窮趣好把篇詩與唱酬

送延年行

延年弟子也不知何姓必詩

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又冰涵猥念百家非已好妄將
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季若陳亢只得三此道悞來
因自足却隨鵬鳥話圖南

再用韻送延年

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日思攀劇論荷君
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二三幸父相親
頻握手遽成分別又東南

和延年岩柱

幾樹芬芳檀輿沉枝枝若占鄰家林風搖已認飄殘菊日照
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我今不願
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題德士退庵

牛頭山頂鍊煙霞簷月松風即我家後渡有情新活計袋空
無物舊生涯已將黃葉分双手却攜白茅占一穴會得懶慵
歸去路索然忘鳥更忘花

賀田溪張公遷居

華構經營占地靈濃嵐環合數峯青苟完公子方成室趨訓
兒孫已過庭豈止一時誇壯麗定知百世享安寧顧惟善頌
非張老祇貢湯盤往日銘

和張公叙別古風

良工創新第瀟灑侔洞府經營未畢工四面方興堵蛟龍忽
夜徙空中震雷兩親舊賀于門主人迎孔戶連喚鳳兒來截
書幾多部爲我張廣筵酌賓酌以旅人謂王公賢敦朴嗤峻
宇規模出心匠務卑由乃祖欲圖又安逸勿辭暫勞苦忠孝
闡門家詩礼光族緒居室云苟完謙冲弥自處玉石不分別

鶴雞謾為侶顧予局促輩鄉評少推許嘗遊在嶽間喜作齊人語何幸天相之惓然交鄒魯早年欽大名馳書聊以序比來捐清風談笑揮玉塵見之名利盡又侍豈無補素志以深酌青眼猶相與默念湯盤頌未為傾肺腑何當惠古風錦綉施綈楮妙曲誠寡和取則憑柯斧

先生曰白雲亭獨寐龕寄傲軒皆有詩及銘記數篇以紙蠹朽錄不能全俟後搜尋真本當得其錄皆嘉定己卯中春屏山羅崇君美敬書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附錄上

事實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劔浦之羅源人羅源昔日上團先生遠祖迂于是鄉聚族百餘皆羅姓也故改曰羅源出先生曾祖文弼墓志碑曾祖文弼祖出南父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審律先生吳國華游已而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於河李遂往李焉迺知舊日之學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讀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驚曰裹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摠衣侍席二

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龜山語錄第三卷則先生所編也同
門友默堂陳幾叟與先生俱游龜山門情好尤密定交幾四
十年默堂嘗云憶初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
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
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
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
正味而甘之猶孝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
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更於心害
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
嗜好一切禁止故孝問日新尤不可及先生清介絕俗雖里
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
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游晦庵年譜云朱松字喬年
少以詩聞從豫章先生羅公遊則謂龜山所傳伊洛之學初

李愿中以書謁先生云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察克之以廣
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
於不言而使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
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
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問孝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
一及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
孝有力亦是養心之要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
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
紹興壬子州孝落成八月上丁先生以太守周侯館之命領
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廖揚張維廖拱行釋采札有洙泗
斷斷氣象舍人呂太中以詩叙之龜諸夫子廟壁今石刻在
禮殿東廡下先生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

雲亭文池畔有亭曰濯纓每自賦詩賦堂諸公皆有唱和嘗
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止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
則天下無怨嘆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
大奸必亂天下小過必微全人其著遺堯錄歷言我宋一祖
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
事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
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
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
有四子敷叙早歿無嗣喪不得歸者數年其後族人羅友爲
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棗於郡
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于本郡羅源黃
深坑之原母夫人墳之側教授公華云卒于汀之武平縣又
一本云附葬于黃深坑府君墓之側去縣二十里墓又榛塞

嘉定六年劉守允濟之四圍先生之名自到任後力加修訪遂
得春秋解毛詩解一書畢至本今藏于李及遺堯錄八卷尚未
脫藁侯於是精加審訂錄遺堯錄奏請于朝乞宣付史館
外賜一益號以示褒表儒先之意又得先生墓於荆榛頽圯
之中重新修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
諸生致祭于墳所每歲展祀無闕又給官田差人看守撥官
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令守墳人充二老自行佃作却
於內以六石輸季中爲每歲祀事之費餘以給守墳之人每
歲寒食節教授率職事生員備酒殺牲幣親到墳下行禮郡
撥錢五貫省助祭淳祐六年二月十七日閩憲楊左史棟乞
謚羅季二先生尋送太常博士陳協撰謚議云道德博厚曰
文言行相應曰質師友淵源洞明天理非道德博厚乎清介
絕俗著書有聞非言行相應乎請謚先生爲文質上可其

奏丁未冬制書下戊申春到郡夏五月權郡丁倅鎔命推官
沈元忠率職事并其子孫詣墳所燎黃礼畢而歸

問答

問龜山云橫渠氣質之性如何龜山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
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
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
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
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
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
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
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
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
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其所不觀恐懼其所不聞否龜山
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
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孝之方又不知孝成
要何用此事体大頭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孝者孝聖
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
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
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
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
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髮髯相似何也以彼於
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孝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
爲縱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孝以博古通今爲文
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

應如此由是觀之孝而不聞道猶不孝也
問詩如何看龜山先生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体会不
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
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
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
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体会會同謂体会且如關雎之詩詩
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
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
爲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爲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出
間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出間遠
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体会惟体会得
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先生云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
大理而已

語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孝者讀書之法云以身体之心
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三象意
之表此蓋其所爲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先生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
先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
一若体会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
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
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
銘亦只是要孝者求仁而已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記

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侗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何為

延平答晦翁書云個自少時從羅先生孝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如尋求

延平云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又云侗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亦無似助為出事澳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

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仗倒了

晦庵年譜云朱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為尚書郎少以詩文名從豫章先生羅某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伊洛之學

晦翁云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又云羅仲素先生都是著實仔細去理會

又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龜山先生龜潛思力行任重誥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廼其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

晦庵年譜云延平先生受學于豫章羅先生與亭齋為同門友

晦庵門人問云李延平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晦翁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灑然高風諸儒議論關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附錄中

繳進遵堯錄狀

劉允濟

臣聞言盡忠而得錄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若緩而有切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弗急於功名賦畝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藏史記於各山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于屋壁悉上送官人雖無速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斷簡果逢 熙洽之昌期臣少懷欽慕長遊學校又聞羅從彥為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微朝朝君鄉授徒守道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叨 聖上之謨恩采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彥實為郡人問其世家絕難迹咨諸故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與詩解之累編中乃有 聖宋遵堯錄之八卷親書

措筆自爲叙文大抵以我 國家 一祖開基 列聖繼統
綱正目正無漢唐雜霸之未醇 君聖臣賢若舜禹湯 堯
而不變備還 太宗凡邊防事機之重盡守規模復言 仁
祖承封祀宮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不憲推本深仁大而郊
廟宮掖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首或
辨微以寓諷諫之誠未陳 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
作備之過管心執法創爲功利之圖章倡蔡隋浸兆裔夷之
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靖康丙午而已成值金寇邊塵而
莫上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四萬餘言剴切之文彬
彬可撫臣以是見從彥道術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
儒蔚若臺閣之素宦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藜藿之所傾
歿與草木而俱腐情誠可憫忠未難磨臣謹錄成書繳進
黼座欲爲萬機之暇特加 乙覽之勤儻有合於 宸衷幸

宣付於史館仍乞 睿慈賜謚如 近朝尹焞邵雍之傳庶
幾天下歸心希古者下惠少連之卒非特慰遺忠於泉壤亦
將興大道於人心臣還觀從彥凡所立言不愧今古念無後
嗣可續聲猷所圖斯文遭遇於 聖明庶使其名流傳於永
久言誠狂瞽罪分誅夷所有羅從彥元撰 聖宋遵堯錄八
卷謹繕寫成二冊實封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

貼黃

前人

臣竊見故端明汪應辰待制朱熹所撰延平李侗行狀墓志
具言侗師羅仲素且言故 議龜山楊時唱道東南從遊甚
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諸極如仲素一人而已仲素乃從彥
之字以是知從彥亦有源流臣到郡日力加搜訪或云從彥
嘗應李就特科爲主簿緣無子孫別無證據今觀所著書只
稱延平羅從彥尚未脫稟臣取元本更加審訂方敢奏 聞

伏乞
睿照

又貼黃

前人

臣照得羅從彥既無子孫荒墳一所委之榛莽深為可憫臣
比類嘉定五年赦文內忠臣孝子墳墓量加封護一項已
行修飾量給官田差人看守仍牒州縣每歲展祀無關如蒙
聖慈從臣所乞以遵堯錄宣付史館外賜一謚號即乞頒
下本州遵奉施行併乞
睿照

請謚羅李二先生狀

楊棟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秘閣
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准欽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
者先正學術學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顛倒上無所折衷

下無所則倣無所折衷故上聽惑無所則倣故民志亂民志
靡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之患從此始矣故正學術
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恭惟 聖朝天開文治純公正
公二程先生崛起伊洛之間聞道於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
至續孔孟大公之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末一貫人已俱立
堯舜復起不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沒門人傳其道者曰
龜山楊文靖公文靖傳之羅先生從彥羅先生傳之李先生
侗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默坐
澄心体認天理之語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游累年
往復問辨而卒傳先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原
流不可誣也 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
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謚甚大惠也然朱文公
之學實師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

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於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言爲道義而發書之多寡初不足計且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未章歷叙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辨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率天下以正道實至重至大之事不可忽也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然則朱文公之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表者可知矣今天下孝士家有朱氏

之書人誦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遠大精實中正得之心而見於行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公所傳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以求造夫至善之地棟恐名實淆亂是非顛倒文公之書雖存文公之道將喪矣故竊以爲欲明文公之道莫若尊文公之師棟濫將明指咨詎闕部實在羅李二先生之鄉而平生之志頗知景慕用敢列其事以聞欲乞 聖慈探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謚昭示寵褒表勵方來庶幾伊洛之學不論於言語朱氏之書實見於踐行豈惟二臣潛德發揮其道光大而於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尋送大常寺丞通直郎大常博士兼景獻府教授陳協撰到羅先生謚議節文曰生有爵死有謚云云

謚議

陳協

生有爵死有謚故爵隆者然後得謚所以示其節也至於蘊德立園而其立言有補於當世可傳於後學則節惠之典出於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羅公從彥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初龜山得伊洛之學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輩流中推公一人而已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延平人既沒之後家無子孫故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 藝祖開基 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 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偏創為功利之圖浸兆商夷之侮是其畎畝不

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謹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公為文質云云 謹議尋請官覆議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禮部郎官周坦撰到故羅先生覆謚議節文曰云云

覆謚議

周坦

士有處身隱約而道德問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一命之爵身沒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為人心綱常之標準者關係甚大則必流溯源節惠之典安可闕也羅公從夫不求聞達於世曾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李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孝正辭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

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实若此者
遵堯錄一篇述 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
畫下及 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
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孝其明体適用畧可推矣奉常謚
公曰文質於法為宜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

右劄付本家照會準此

淳祐七年十月

謚告闕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附錄下

見羅先生書

李侗 延平先生

侗聞之天下有二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
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隸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
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攷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
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
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技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
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
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
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
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恭惟 先生鄉丈
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

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
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
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
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
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篋簞
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
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
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
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
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
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
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

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
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
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
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
爲利祿之學庶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
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嘿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為男子生
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
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
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悵多精神不充而智巧叢揀焉而
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
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
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慾捐想念即無住以生心者特
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塗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

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
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
也衆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也仰
惟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此句重出恐有誤接物而與之爲
春未占而字無有遠邇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
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
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字而變染習之久者將
隨釋而融啓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
悅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

答羅仲素書

胡安國字康齋文

安國頓首 主簿足下記居南北尚昧平生往歲乃辱惠書
數千里之外并示所著春秋指歸備覽二序惟賢者歛慕聖
門之篤良慰孤想書詞宜即報會其文紛擾久不果重念推

意不可虛辱聊有所聞夫春秋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
弑君妾婦乘其夫夷狄侵中國天理滅矣聖人爲是作春秋
戒覆霜之漸明嫡妾之別謹夷夏之辨其微辭隱義抑縱予
奪是非進退必多求博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事明也必心
解神受超然自得非可以聞見到也觀百物然後知化玉之
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今足下乃謂誅一世子止而天
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大臣者
莫敢不忠切恐其言之過矣且許止以不嘗藥而書弑趙盾
以不越境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而書弑陳乞以流涕不從
而書弑至於欒武子親弑其君州蒲而不書楚公子圍親弑
其君却敖而不書鄭公子騂親弑其君而不書邾闞職罪
歸齊人而不以盜稱里克審各存其官而不以賊討春秋舉
法曷爲輕重不倫如此哉使後世君子致疑經傳著論秩之

聖人精意愈晦而不明也則有由矣春秋大法既晦不明而謂能使亂臣賊子懼則亦妄矣夫聖筆誅亂臣討賊子其法至詳先儒皆秘而未之發也宜熟思之足下又謂因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而知春秋爲百王不易之通法不知於二百四一二年間兼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之類者果何事乎得與指歸備覽并以見教以啓發其所未聞不勝幸甚

答羅仲素書

安國頓首

陳淵

語孟師說跋

陳淵

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今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

少非愿中 有志於吾道 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 既錄一本 以備玩味 今錄其書 併以仲素之所授於龜山者 誌之以俟異日 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 紹興辛酉正月元名後 三日庵山陳淵謹書

韋齋記跋

石擊

吏郡朱公尉允溪時命其燕居之齋曰韋郡之儒先羅公仲素記之 吳郡戶曹曹君令德銘之 宣和六年更兵火棟宇易置 乾道七年敦復當邑寄公之子編修先生仲瞻父適以事來 檄學于先生者相與訪故韋齋所得小室雖非其舊而風景不殊 遐想高蹤嘆慕不已 先生亦泫然流涕 因出張舍人安國所作齋榜二大字 數請揭之 併刻記銘以成公志 惟公道學高妙 充之於身 洪纖中節 猶懷辯急之慮 而有佩韋之警 夫子曰德之不脩 學之不講 聞義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 是

吾憂也 公之謂哉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羅革

族兄仲素篤志好學 推研義理 必欲到聖人止宿處 以王氏解經釋字 雖富贍詳備 然終不得其要 賢大孝之意 遂從龜山游 搢衣侍席二十餘載 獨聞至當 付洛中橫渠語論 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 記當時對問之語 不加文采 錄其大也 廖仲辰於龜山門下 與仲素為友 得其本錄之 庚戌辛亥中 來聚生徒于南齋 羅源南齋也 授于此 本廖諱衙為龜山之姪 壻 議論尤得壺奧 程氏西洛人 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 明道其號也 伊川諱頤字正叔 明道先生之弟 橫渠先生陝西人 姓張諱載字子厚 與伊川兄弟同時 龜山諱時字中立 在洛中為入室高弟 仕至工部侍郎 世且將樂 仲素諱從彥 以特奏中下科 蓋吾族後山之裔 後山乃羅源之後山 享年六十有

四歲自廣回卒于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六月念八日弟
革因閱此書記于汀州教授廳云

題義恩祠壁

盛木

從彦先生名也仲素先生字也博羅主簿先生官也先生姓
羅氏與宗約王父歿撰公五世兄弟也先生稔聞伊洛之學
師事龜山楊先生得所未得聞所未聞嘗從龜山講易至乾
九四一文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聞之驚田
畧糧至洛見伊川歸語龜山其說亦不外龜山於是盡心力
以事龜山得不傳之妙此先生之學也先生無嗣諸經解遺
文在諸從學者家春秋解昔宗約始見之此先生之文也先
生同殿撰公隸業於義恩寺後繪而先生遺像從祀于先世香
火之側蓋其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創故也宗約官桂林木
自廣西從宗約歸延平宗約西行改秩館木此寺以俟其歸

嘗聞宗約講及先生道

士棟梁今拜先生遺像起敬起慕之

餘拾舊詞所刊輒敢借易垂

乎祠側之壁復係之以辭云

先生之學

精一之學

先生之傳

伊洛之傳

至道無文

至學無詞

以心傳心

天地不知

先生之道

天人之師

其道光大

有俟他時

揭來瞻慕

後學得依

時紹興乙亥十月廿日東里盛木仁叔題

書議論要語卷後

羅博文

伯祖先生議論要語得之於眉人石安民大任其仲父道叟
公轍紹興乙卯嘗為延平文字官獲此題云傳之郡人彭君今
先生云亡無所取證恐兵火之後飄散未可知觀其議論高
致真有用之學致主庇民脩身養心盡在於斯於是知先生
之學不為空言也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昔乾道

丙戌十月寓成都燕堂羅博文敬書

題羅仲素頽樂亭

陳淵

名頽樂枕高山自有行藏
遠契頽玉陸不求千載遇車門
待一生閑筆瓢陋巷堪施
衍富貴浮雲任往還更續洛川
所亭會傳餘論落人間
明道先生有頽樂亭銘

羅仲素寄傲軒

陳淵

南窓
似北窓涼寄傲乘因各有方
俯仰尚嫌天地窄卷舒
寧計士
長酒斟盃裏浮醅綠菊採籬邊
滿眼黃萬事醉來
俱不醒時飛清夢到羲皇
昇日重九先生置酒故云

題羅仲素濯纓亭

陳淵

涉世誰能不混塵幸無塵十
點簪紳滄浪解洗許由耳醅醪
還澆靖節巾心地已非汙可染
盤銘自警德常新此亭要與
名俱永不信西風能汙人

上舍辭歸

李延年

學道求師久劔潭豈緣枯朽預濡
涵致知事業同歸理克已
工夫判立談未借老商顏笑一已
諧韓氏俗重三過庭若問
論詩禮應問從誰亭指南

和羅仲素寄子靜長篇

陳淵

豫章先生遺藁序

胡清獻

馮夢得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
延平晦庵之亭東南亭者未能或之先也余後七十歲而生
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極天地萬物之理
尊堯序錄其言帝王行事之道著焉春秋等解其言聖賢製
述之意備焉詩記東牘其言講明自得之旨深焉屬時多故
賈志而歿道之不行有以也咸淳庚午十月既望先生之從

孫秦孫出此編示余於龍津驛舍且求鄙言序其首余惟先生之道德李問聞于朝錄于太史傳誦于天下之經生李士固不待遺藁而顯而此藁亦不待此叙而傳然不辭者自以生髮未燥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若獲掛名於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人第予之末豈非疇曩之至願也哉春木之茁兮援我手之鵝兮茫茫九原愛莫起之後李馮夢得敢拜手稽首而為之書

豫章先生遺藁跋

黃大任

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敬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三先生皆劍津人一脉相傳又他邦之所未見龜山先生云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一人而已晦庵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受於前而授於後猶水木之有本源天下知敬豫章

先生非一日矣初心先生所謂不待遺藁而後顯信夫羅君以其編緝之勤益求其在我者使驗之於心体之於身無一黍焉是亦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也孔顏染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靜定書誦先生之言以為君勉可乎咸淳六年臘後五日建安黃大任謹書

劉將孫

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至哉言乎此師友之定論也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者舊間久乃得延平問答其詞語渾朴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寥寥勵見又非延平比愚於是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或曰其簡也若是

道烏乎傳余作而言曰茲道之所以傳也子曰余欲無言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語之道盛而自得之幸隱矣二先生之自得者有不能得於言也其所以傳朱氏者亦不在於言也朱氏之得於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爲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則吾爲斯道慨然於此久矣此集鳩集勞矣寶守老不易正亦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不在此蓋嘗拜先生之眸容矣光風霽月玉色金聲劔山青青劔水流清徘徊蒼極何往而不聞金石絲竹之音也元貞第二春甘有二日廬陵後季劉將孫拜手書先生從孫鄞叔所藏家集後

三

揭祐民

友相傳謚議相尚魏乎無弟進祀十載也間世之次安遭時之窮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當王安石用事先生知其管心執法使正人斥逐幸綱幾盡先生明哲保身時及靖康有也知鄰閭非吾事向豈忘平昔禹稷之心哉思不出其位辭交聖賢遠邈伊洛不取於彼而詣極於此安吾素也著書立言出而光潛而微充前拓後而窈冥者莫可測識其書初也散亡滅沒於鄉里中莫知所求惟天不泯斯文後死者有幸許氏乃客購遺本於欲燔未燔之際豫章之美采干將之寶氣有請而存許源以儒季任南平教職亟錢諸梓也予過揀之年切朝聞之念辱季示教讀而志厭食知九原爲重起也源復語予以是書嘗延平先生文集並行遂決意藏諸書院之古樓洵無託永久山高石堅後歲年呵護之專誰能舍旃謹跋後季許江揭祐民從年父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外集

延平書院志

嗚呼自龜山沒而斯文之統賴先生以有傳不幸山頽梁壞乃在蠻荒數千里之外留滯數十年而後歸葬是以嘉言善行散失不傳然朱文公嘗謂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則先生之孝術可知矣又云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則先生之操守可知矣先生嘗論舜盡事親之道則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聞而是之曰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片言之間足以扶三綱立五常如此則其言而世為天下法者可知矣遺書有春秋指歸春秋釋例春秋集說及遵堯錄其

規模之大條目之詳該貫之博攷覈之精使其得志於當世則幸而措之事業又可知矣其孝一傳而為李延平再傳而為朱文公始集大成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繼往聖而惠來世者如此孝者自流沂源可不知所自哉

誌釋菜事

教授石公鞅

紹興二年壬子州事落成八月上丁惠州博羅縣尉羅從彥以太守周侯紹之命領袖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廖慶張維康拱同行釋菜之禮有洙泗斷斷氣象而吾友呂君仁舍人以詩見懷不免有過情之喜然意在紀實謹刻石而合麗諸夫子廟壁俾來者有感發焉會稽石公鞅道史謹誌

燎黃祝文

通判丁鎔

維淳祐八年歲次戊申十二月朔二十六日癸酉朝散郎通判南劍州軍州兼管內勸學事州事一鎔恭親 制書特賜

故羅先生謚文質敬委從事郎南劍州軍事推官書院錢觀官沈元忠燎黃于墓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而祭之曰生有爵死有謚士蘊德乃特賜維先生孝以氏推諸極一人已授延年暨未子集大成公啓秘丘園湮恩未肯昔劉侯曾表異錄遵堯請于 帝歲三十俞育闕會平舟適將指風景慕申前議下太常攷行事曰文質公有是謚告頒勸善士鎔攝符率官吏告于祠荐牲醢茲燎黃祭掃地刻堅珉 上賜修公不亡千萬祀

祭文

劍守劉允濟

維嘉定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丁酉朔二十八日甲子朝奉大夫權知南劍州軍州事劉允濟謹具清酌庶羞之奠俾迪功郎南劍州州事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于 有宋羅仲素先生之墓嗚呼大道之南鼎峙鐘澤前後相望龜山延平

嗣源演流實維先生龜山之門受業者千潛思詣極獨推一人折萬理之精微測六藝之渺深凡厥立言大猷是經遵堯之編上擬典墳謂茲成憲萬祀不承推先生之志豈徒傲睨一世素隱行怪若沮溺之倫哉曾不百年莽然遺蹤豈無他人子孫繩繩徒登牲牢於鄉校之從祀顧遺松楸於空山之悲風允濟假守此邦素尊所聞訊故老之往實得兆域於將湮固新板之舊封夷隊徑之欹窳守冢者復展祀有亭庶期先生以妥厥靈尚髣髴平生之徵吟邀斯月兮濯斯綏此邦人士近先生之居去先生之世未遠盍興起乎斯文惠有椒漿聊薦芬芳

石公輟

惟公稟德醇厚問李淵源信道之篤衡道之堅識與不識咸稱其賢士蔽於俗削方破圓沉迷利祿莫之或痊無沒道真

離析聖言心到之學發而不傳公慨斯道求竟之先伊水之涯太白之巔稟精澹蒼講貫精研道志其妙見此純全詩書禮易靡不貫穿解釋懸經盈積簡編發賤之旨如鑑虫妍往遊羅浮意氣仙仙欲成其書歸胡不遑孰詰此理彼蒼蒼者天嗚呼不豐其祿而豐其德不與其命而與其年軼軻一生其志可憐了齋之知龜山之聯道同志合與公齊肩皆達其志何公獨捐早暮盛德心旌已懸晚官延乎異奉周旋弛擔之初首訪丘園翩然南遊日望歸船遽以訃聞涕淚潸然駑駘下乘誰繫誰鞭問路莫指求魚何筮迎拜公板悉深痛纏自何能毅起于九原謹以寓奠情文曰旨

三

高斯得

昔在龜山倡道南服士遊其門雲霧集顯允羅公表表獨立篤孝力行深思默識飢食渴飲道所入未發之中靜觀

自得淵源所漸以有信國為萬世師立我民極斯得無以備
使于茲職在勸學維政之基舍業之後臨源是持尊禮風勵
存乎其辭先生如在其昭鑒之時 祐二年八月也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侗頓首再拜 鼎元秘教尊兄座前 侗不見顏範甚久咫尺
時聞動靜深自慰梅雨方霽伏惟 尊候萬
福侗塊處山樊絕無曩昔師友不聞道進之訓朝夕坐賴
天之靈尚得以藉 李尋繹以警釋貧處一而已其他亦何足言
苦於無侶可以縱步前造為館以承 近 餘論臨紙馳情未
間伏冀順序為遠業加衛以須陞用至扣至扣乘便謹上狀
不宣重午後一日侗頓首再拜上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錄

李侗

侗向承見喻舊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一錄欲為呈頌示一觀

若蒙寄附便采其坊蓋元坐絕無過從正賴師友之說散曾
中遺遺且有吾兄昔日唱和佳句亦冀不外相示看畢即上
納也

侗再拜

教授公復書

某再拜仲辰詩甚佳 廖所字仲辰羅先生友人也不謂志趣

如此乃不永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歎可歎遵堯台衡一書
乃為八一哥取去 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諱數教者 可惜忘

錄此子近聞其為絕世也既趨向異途存在罔知但可太息
耳 某再拜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侗頓首再拜 鼎元秘書契舊昨便中傳示誨幅并錄示盛
製一觀心畫如見顏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可言區區欲即

嗣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奉書惟積傾仰耳秋暑尚熾遠惟即日以還慶侍尊候連止萬福伺塊如山間絕無過從賴有經史中古人迹可以探蹟雖粗能遣釋朝夕然離群索居不自知其過者亦多矣尚何敢疏一二於吾兄者邪忽得不外預示所志一一諦思足見別後造道之深欽服欽服伺文采翻拙未嘗輒敢發一語近為朋遊見迫有一二小詩輒不揆錄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警誨者十萬勿怪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勉勵以赴省闈大敵行席魏科為交游慶此外加愛為禱

七月十四日何頓首再拜

答延平先生書

陳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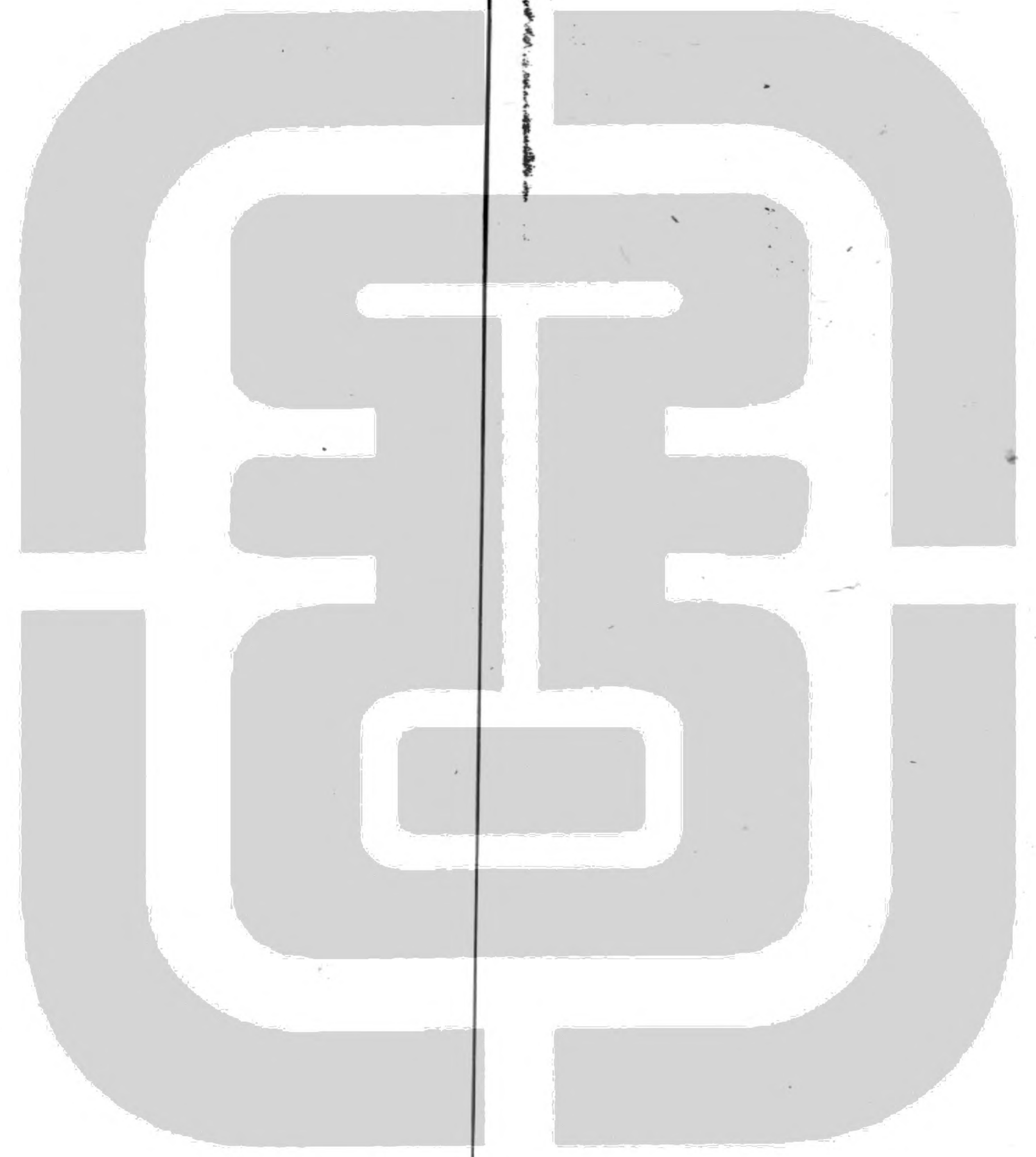
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孝無窮得其門者或寡况堂道之難也如此世之儒者拮据前脩紙上語自以為有得於聖人謹謹訟訟莫知其非甚矣其可哀也云云用是慶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獨今日也

又

陳淵

自仲素老友之亡龜山先生繼迹舊孝荒廢無所就正獲罪於往日從遊之賢者多矣方茲待盡丘壑朝廷不知其愚實在要地平生自誑一旦暴露益復難處想雖如吾愿中之怨恐亦不能揜其惡也用是日念在朝轉求外補以畢餘境尚頓枕誨洗滌積垢而來教過獎何以當之行親校發遠紙言不能盡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